

生活的 浪花

于长福 / 著

来自一位80多岁老人的自白！

回顾一生，五味皆有。

艰苦经历，回味无穷！

生活的 浪花

于长福 /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的浪花 / 于长福著.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80256-806-8

I. ①生… II. ①于… III. ①于长福—自传 IV.

①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0756 号

责任编辑: 侯莹 李群

封面设计: 金刚设计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官方网店)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编室: 010-65265404 65267783

编辑部: 010-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

发行部: 010-65263345 65263836

市场部: 010-65220236 65265832 (读者服务)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806-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时光流逝的真快，一晃我就是近七十岁的人了。时代变化得也挺快，就我而言，也经历了国家改革社会变化。喜悦和灾难接二连三，只是近些年国家才有了发展和进步。国家如此，个人何尝不是如此。人们的经历各有千秋，生活的体验也百味不同，但对后人来说，都有借鉴之处。

最近一闲暇起来，眼前就跳动熟悉的人影，往事连连反复出现。而越久远的过去，似乎记得越是清楚。我想，在我的手还没有僵硬得不能写字之前，把这些记忆写下来，对后人也许有点好处，起码知道人的生活痕迹。

生活像走路，不可能处处平坦，也不可能总是坎坷，二者兼有，才能走出味道，走出乐趣，走出经验，走出道理。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大丈夫立志于天地之间。人活着就是为的一口气，这气不可太大，也不能太小，要按着自己的能力去练出这“气”。山外有山，人上有人，摆正自己的位置也便是也。

我的一生是个“无产阶级”，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物质的财产。有必要吗？我想。若是后人比我强，留有何用？若是后人无能，财富只会使他们变得无能！

我的一生是自己闯出来的，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夫妻二人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孩子哺育大。我相信孩子们也是坚强的，我已经感到了他们的坚韧和奋进的人生。“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2003年11月20日

静安自序

目录

我的松花江 /001

我的童年 /012

走向青春 /036

大学时期（一） /078

北京印象·····	078
驶向成都·····	080
参加高考·····	081
向往大学·····	084
大学生活的前奏·····	086
党最信赖的人·····	089
校园那些事情·····	093
爱上啦爱上了·····	099
学业与劳动·····	104
放假啦，要回家·····	106
回到学校·····	108
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112
又回学校·····	116
实习现场·····	117

大学时期（二） / 124

要毕业啦·····	124
毕业论文·····	125
一个人的春节·····	126
凤凰山工作·····	126
龙泉驿镇·····	128
我本才子·····	130
小口径与大口径·····	131
中江县有座“黄继光烈士纪念馆”·····	131
谁是贼·····	133
南北差异·····	135
同吃同住同劳动·····	136
精神生活·····	137
分配·····	138
风光·····	139
独善其身·····	141
步入社会·····	141

在铁力县工作 / 159

小学教书·····	159
人事调动·····	160
喝酒·····	160

母亲去世·····	161
天命·····	162
最后一次惩罚·····	162
重新学习·····	163
当木匠·····	164
出差·····	165
三女儿·····	166
烧柴·····	167
又一次实业的失败·····	168
孩子·····	169
恶劣影响·····	170
大厨师傅·····	170
又一次办工厂·····	171
“导弹”打飞机·····	172
老婆大肚子了与男孩·····	172
盼来的儿子·····	173
为希望努力·····	174
情商很高的老大·····	175
儿孙自有儿孙福·····	176
翻天覆地·····	176
涨工资·····	177
调动·····	178

搬家·····	179
教育兴国·····	180

来到哈尔滨郊区 / 182

哈尔滨市和平糖厂技术工人学校·····	182
倒卖木材·····	182
对付的家·····	183
有机化学课·····	183
一二·九的那天我的诗·····	184
感谢那些真心帮助我的人·····	186
对孩子真心的爱·····	186
机会又一次让人激动·····	187
充实的假期·····	188

来到东北林学院（东北林业大学） / 189

离开了，回来了·····	189
工作·····	190
苦乐自知·····	191
电视学英语·····	191
喝酒误事·····	192
工作与生活并进·····	192

继续说我的故事 / 201

我的松花江

松花江啊，故乡的江；
流淌在心田里的江啊，
我永远不会把你遗忘。

我曾在江中戏水；
在江上扬帆；
在江边垂钓、玩船，
堆沙造房。

也在严冬的江面上溜冰、滑雪，
在那美丽的江面度过我幸福的童年。

我曾越过黄河，
跨过长江；
喝过万泉河的水，
在东海远航。

我曾经在锦江边上读书，
西子湖岸凝思；
忘不了金沙江的水，
乌江的绕盘；

从天而降的“黄果树”瀑布哟，
九寨沟绿水中的青山；
更忘不了太湖的菱角，
广东的红树湾。

不管我走到哪里，
喝过什么样的琼浆；
永远也忘不了啊，
松花江的水，
乳汁般的甘甜！
母亲河啊，我的江：
我希望永远守候在
您的身旁！

1967年10月

这首诗写于1967年，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全国到处乌烟瘴气，我便返回哈尔滨养病。经常在松花江边散步，放松了的脑海也就不断向过去收拢脑电波，那往事的回忆，不由己地随口吟念了这么几句，也许概括了我对故乡的永久地思念之情。

凡是真正的哈尔滨人，没有不怀念松花江的。正是有了这条美丽的松花江，也才有了哈尔滨这座壮丽的“丁香”之城。



“哈尔滨”这三个字，原来在我小的时候叫“哈拉宾”是满蒙语言中“晒网”的意思。实际上在松花江南岸正阳河一带，最初居住着一些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河边的沙滩正好晒渔网，那么“哈拉宾”也就成了后来这座城市的大名。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沙俄侵占了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从外蒙到库叶岛，后来又转向中国东北，从西修建“中长”铁路（满洲里——绥分河，哈尔滨——大连），呈丁字形，哈尔滨处于中心点上。俄国人利用航运，把大量的铁道原材料通过松花江运到哈尔滨，当然也来了大批的俄国人，招用了许多中国人做“苦力”。这样哈尔滨作为天然的水路和陆路枢纽，很快就发达起来了。同时关内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大批灾民逃亡关外，我的父亲也是“闯关东”者之一。

我的父辈是哥俩个，祖籍在河北省冀县零藏口村。他们的父亲是个练武术的“刀把式”，也就是卖艺的人，后来到天津作起编藤器的手艺，很早离开了家。所以他们哥俩生活在姥姥家，据说，父亲的姥姥死的时候还抱着他呢！可见，他们是与姥姥相依为命的。姥姥死后他们便无依无靠，父亲十七岁那年，跟随家乡的异姓叔伯逃难北上，一路肩挑背扛，夜宿昼行，讨饭来到奉天（今沈阳）。在同乡的帮助下，父亲给店铺当徒工。由于他很勤快也比较机灵，得到了店主的赏识，时常教他认一些字，还教会了他如何运用算盘，父亲很快学会了一些商用的字和使用珠算来算账，后来成了店铺的营账先生。二十七岁才和十七岁的母亲结婚。父亲原名叫“于庆江”，成“白领”了也应有个大号，就改名叫“于瀛洲”。

母亲姓程，叫程子荣，出生在奉天小河沿满族村落，是满族人氏。他的父亲以前是清朝时的小村官，叫部落长，早年去世，母亲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也是个大家庭，隶属满族正黄旗。在我姥爷去世前，母亲小的时候还吃皇粮呢（当然是清政府倒台之前）。

那时候沙俄在东北正进行掠夺性的战争，闹得奉天的人民四处逃亡，买卖哪里还做得下去了，店铺纷纷倒闭，父亲只好带着母亲北上来到了哈尔滨，大概是1920年左右吧。当时哈尔滨市只有南岗、马家沟、道里和道外四个自然区，道外也叫傅家甸，是最贫困的人们聚集的地方。父母落脚在傅家甸最北的道台府

一带，所谓道台府，是清朝官衙“道台”的官府所在地，也叫府衙门。我上小学的时候，路过这里还能看到残墙断壁。后来有了正阳大街，这里便成了最初的北十八道街，在这条所谓的街上，住的全是做小买卖的人、拉“洋车”的、赶马车的、打鱼人和船民——最下层的劳动人民。

这里一律是破旧的草房，由板加泥的墙和茅草上盖构成的房子，当然现在已经无处再看见这样的房子了。父亲租了人家一处这样的房子，安顿下来后便每天到江坝外（就是现在的北十九道街的北面，当时是一片荒野），割茅草去卖。母亲在家中的小院子里养了一头小肥猪，我们一家就这样艰难地生活下来。后来父亲又赶“斗子车”（马拉的坐人客车，可以坐三个人，四五十年前哈尔滨市在大街上拉运客人的车），这两年，随着关内来人的增加，十八道街上也开张了几家杂货铺，酒店和熟皮子的工厂……一位父亲在奉天认识的老板此时也来到这里，开了一家熟皮子厂，请父亲去当账房先生（会计）。由于父母亲的勤劳简朴，持家有方，没过几年就储蓄了一些钱。那时候松花江的航运业发达起来，父母就投资购买了木制的“大对子”风帆船（这种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绝迹了），载重达到几十吨，每年的业务量不断增大，由一条发展到六条。后来在十八道街中和胡同，又购买了“板加泥”的房子三十余间，租给船工和刚到这里来在关里的贫民住。同时在街口开了一间杂货店，开业到“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1945年）后因故停业。父母从1925年白手起家，到1935年最兴旺发达，到1945年杂货店停业，整整二十年。

家业扩大了，缺乏人手，就请尚在关内的伯父母过来，他们先后从河北老家到哈尔滨，帮助父母亲料理家务。伯父母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善良，但非常懦弱。这与常年遭受封建地主的压榨和欺辱分不开，在那人吃人的社会，穷人只有受苦的命。伯父母年幼的时候都因出麻疹落下斑迹，那时的人，脸上有斑迹的人太多了，如果出了麻疹，人死不了就算万幸。我从一张1937年照的“全家福”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家是很富裕的，家人的穿着在当时也算很好的了（这张照片一直保存着）。

从父亲跟叔伯辈村里人下关东去之后，伯父在老家附近的衡水码头上当了

搬运工，一晃也是二十几年了。伯母是刘家庄人氏，有个弟弟和姐姐。我童年的时候他们都来过我家，我尚有印象。她姐姐嫁给雷姓人家，其儿子雷谦与我们相处得很好。雷谦的夫人是同院一位开饭店的老板的女儿，1948年回老家去了，六十多年了，再也没了消息！如果我能回河北老家去看看的话，只认识他们了，他长我七八岁，能否在人间，也就不好说了。

伯父母胆小怕事，平时见到伪警察之类的人，都躲着走，更不敢去众人面前大声说话了。他们与母亲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截然相反，没办法在生意上帮忙，所以家务活全落在两位老人的肩上。我们兄弟四个均是由伯父母照顾大的，特别是我，如果没有伯父母的照顾，就不会有今天。

父亲是位很和善的人，重亲情，重友情，但对自己却是很苛刻的，当时虽然富裕起来了，总也舍不得为自己买件好一点的衣服穿，总是一身蓝灰色的“大布衫”（长衫）。吃的也是家常便饭，有时去查看船工的生活情况，把他们吃剩下的高粱米饭收集一下，用长衫的前襟一兜，带回家自己热一下便吃掉了。可想而知，“仔细”到什么程度了。

然而经年的操劳，加上当时哈尔滨严寒的气候，冬季气温经常在零下40度，父亲的老寒腿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渐渐的转化为骨癌（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做癌症），再转移到全身，不治而离开了我们。那是1938年的秋天，当时我才2岁，大哥才14岁，姐姐8岁，二哥5岁，母亲才35岁。后来的生活和家业，全靠母亲一人支撑着。试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位妇人在社会上拼搏是多么艰难啊！家业逐渐衰落，直到1948年家里的帆船一艘艘的卖掉了，杂货铺休业了，到1952年，那三十间茅草房子也全卖光了。幸运的是我们兄弟四人都上了大学，在社会上有了一些的地位，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的辛劳和培养，我为自己有一位善良、勤劳而坚毅的伟大母亲，幸福而自豪！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面容是慈祥而温和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说话不多，但干脆清楚。对生意上的事情一点都不含糊。所以有很多人背地里说她是“东霸天”，在那个年代里，那个社会中，是只允许男人称王称霸的。一旦有女子竞争，可谓是“大逆不道”，于是就给人乱加外号。显示所谓男人的一点“尊

严”罢了，当然大多数的买卖人都还是好的。对待亲友、邻里和家人，从来是有求必应的，“爱憎”非常分明。没读过书，不识字。只是认识几个洋字码（1、2、3、4……），主要是用来算账的。所以生意上总是受人欺骗。也正因如此，母亲才下决心让自己的孩子们都能够知书识理，只要我们在学业上有求，母亲从来都是很舍得花钱的，只要孩子学业进步，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她从来没有因为孩子们在求学的道路上的挫折或失败而申斥之。还好，我们都知道上进，都读书到大学毕业。只有我没有连续读，中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完成学业，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虽然出身满清贵族家庭，但是因外公死得早，她小的时候的生活也较艰苦，是跟随开小铺（农村小杂货店）的大哥长大的，自从嫁给父亲后，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我小的时候，大姨曾住在我家的房子里，基本依靠我家养着，除却大舅死得早，二舅、三舅都投奔我家很长时间，我的那些老表亲们则是父亲供养和支持读书生活。二舅的儿子程云卿，三舅的儿子程云翔，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和我们保持联系。虽然舅舅家的人，都因困难而来我家借住多年，但他们从小受的影响，却是贵族式的，总不说个“穷”字，所以也闹出许多笑话。记得小时候，伯父背我到三舅家串门，进房后先揭起灶头的锅盖看看里面有啥东西（当时的房子灶头都在外间），一看啥也没有。进里间后看到他们正在吃饭，看到我们进来了，急忙把桌上的土豆等东西拿下去（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正吃土豆），三舅一边擦嘴一边大事声张地说：“我们吃鱼呢”，忙叫舅母“快多盛点鱼来，给外甥吃！”那种殷勤认真的样子，真令人感动。伯父忙说吃过饭了，再三阻拦不让舅母去，才算解了围。真是好笑，其实知道他们困难，以土豆充饥，何必非说什么吃鱼之类的话。他们注重的是脸面，习惯了吧！母亲一生再困难也不说个“穷”字，生活不管多么艰难，总是乐天派，不向任何人诉苦。我伯母经常背着我去北十八道街江沿（江边）去玩，曾看到一位工人背着一條大鱼，这条鱼的头扛在那人肩上，而尾巴拖拉在地上，费力地向前走。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鱼，记忆非常深刻。心想，要是给我家送去的该有多好！等我回家后，看到在我们家前厅的地上真的

躺着一条大鱼，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条鱼！伯父说一位不认识的人给送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人把鱼放在那里就走了。母亲回家后才向大家讲叙了一段有趣的故事：三天前的早上，有两位船工（当时叫小股子），急冲冲地跑来告诉母亲说：“昨天晚上有几位下江（松花江下游）的老客（商人）与几位船工，在船上推牌儿玩。半夜有一群水上警察（管水上船只的），不问是非曲直上来就把他们绑走了。”母亲一听就急了，做生意讲的是诚信有德，如果发生过警的事情，对买卖非常不利，会被同行另眼对待，在江沟（船运业）抬不起头来，是件大事。母亲赶快叫辆洋车（人拉的车）直奔“水上警察局”而去。

在旧社会做生意，要想发达一点，没有复杂的关系是不行的，三教九流都要认识一些，各方“神仙”都得拜到，否则无法立足。母亲认识了一位奉天籍的水上警察队的署长，四五十岁的老乡，拜为干爹。这次有用了，到了警署以后，被拥为上宾，让座敬茶，小衙役们大献殷勤。署长的“女儿”来了，还不恭敬有加。见到署长后，母亲说：“我们妇道人家，在自己的船上被抓赌，太影响名誉，以后不好做生意了。”等等事后。署长也不问抓的是什么人，说了声“都放了”。就把被抓的人全部放走了。其实这些人是抗联的战士，来完成一项侦察日伪水上“保安队”的动向的任务，伪装成商人在船上玩牌被抓。这些人身上都有武器，如果被解救晚一会，过堂搜身，会立即就被识破的，那可就是几条人命啊！更重要的是影响抗日的大事。由此而引出给我们家送大鱼的来龙去脉。事后知情，大家都出一身冷汗，出了事不但那些人死，我们全家也要受牵连，反满抗日者杀无赦，包庇者同罪，真是危险之极。大家也说这些“红胡子”（抗联）都挺讲义气。不忘了谢恩，以后再无人敢提及此事。

为了生意上的事情，母亲经常与一些欺行霸市的人打官司，只要一处不周，小者失败，大者吃官司。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警察来家把母亲给抓走，有时候也要坐数日的牢狱，通过家人的疏通（送钱物），方被放回来。一个女人在那种社会里抚养一群孩子，还要经营一摊子事业，实在是太难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虽然母亲尽力苦干，由于没有文化，经常会受骗上当。每当冬季松花江封冻后，航运业便无事可干，大批船民

有的去当小工干活养家糊口，也有些不务正业的人，搞起骗局，千方百计骗人上当。我的姐姐才十三四岁，个性好强，受不了别人的奉承，和母亲一起去玩牌，一次赌输一条“大对子”船，值伪满“绵羊币”（伪币）近万元。记得母亲每天给我上学午饭钱只有三分钱，几千元不是个小数目，家里此时尚有四条“大对子”船，年复一年只减不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时局很乱，没几年家业也就吃光了。



1945年，大哥在医科大学毕业后去了长春市，姐姐后来也去了长春读书。家里只有我与二哥两个孩子了。卖掉家业的钱一部分给了两个在外地的哥哥做生活费用，剩下的也就不多了。生活来源主要靠母亲和伯父在江沿（就是道外的十八——二十道街江岸边）一带，买卖苦房草（小叶草），因为当时哈尔滨道外和太平区一带是贫民区，住房基本是草篱的，每年都需要翻修，所以苦房草的消费不断。从松花江的下游不断有船将草运抵道外，因此这一带成了草交易市场，有大量的苦房草和木材（主要是圆木）积存、转运，繁荣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童年就是在江边度过的。

此时家里的生活还可以维持，我从上小学以后，逐渐懂事，看到大人们非常

辛苦，不自主的要想早点帮助母亲，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伯父母在生活的压力下返回河北老家，重新以耕地为生，大哥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牺牲了，姐姐去了济南教书。母亲与我和二哥相依为命，1950—1954年期间，是我们最艰难的生活时期。冬天里的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40多度，每每看到母亲从市场回来，带着挂满冰霜的大口罩，进家门就搓手不止，手是煞白的，干瘦的，没有血色。坐在炕上就起不来，还要为我们去做饭。我对母亲的敬爱之情，深深藏在心里。

母亲是坚强的，从不为任何困难吓倒，伯父母回到老家去以后，家务杂事也要她亲自处理。这对一位从小没有受过“女红”训练，从来不会做针线活，家务全由别人打理的人来说，一下子要处理这么多生活琐事，实在为难。但母亲挺过来了，母亲开始学习做饭，当然也让我们吃过多次的夹生饭，终归会做了。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一次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袜子破得不能再穿了，又买不起新的袜子，母亲就用旧布剪成两片脚形的布片，缝在一起像个口袋似的，给我穿上，针缝的边正在脚心和脚背处，穿上后直磨脚，可总归是一双新袜子啊，穿上也觉得挺好，不过放学回家一看，两脚都起了血泡。我没有向母亲说起，挺了几天后，针缝的布碴已经被压扁平了，脚也就不痛了。

母亲守寡近四十年，除了对儿女们无限的爱，另一个支持她的精神力量，就是信奉佛教。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十五日和重要节日，都要虔诚的上香礼拜神像，还有每逢心理上的压力或为难之处，也要求神保佑。年节也要吃素食（佛教的一种方式），依靠精神力量的支持，母亲活到了七十三岁。母亲虽然中年丧夫是非常不幸的，但她坚强的肩膀，担起来了快要破碎的家，把四个儿女抚育、培养成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她同样也是很幸福的！

我长大了，母亲也老了。1972年的春天，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注视着天空，希望重新看到慈祥、和悦而坚毅的母亲的面容……

现在再说说对于我们有恩而又有贡献的我们的伯父母老两口，伯父叫于洪恩（原名于庆海），伯母于刘氏（旧社会妇女无名随夫姓）。

我生下来时正是父亲病重的两年，母亲为父亲的病，东求医西拜佛，又要忙